



王 文 醫 生 詩

田上集詩

卷之三



匡文留与诗

西北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1990年3月第1版 1990年3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印张3.25 字数：58千字

准印证：甘新出001字总310号（89）129号

工本费：1.20元

写 在 前 面

平生素喜酒
杯酒便流淌为诗
幸得陇南山中有镇曰伏家
伏家镇有泉曰海眼
海眼波动如阳光澄碧似月华
酿得“陇南春”
独具陇上风采
誉饮神州大地海峡两岸

诗仙李白斗酒诗百篇
诗圣杜甫醉吟海眼泉
男人酒尽自是真男人
今我酒尽自是真诗人
击杯而赋诗长吟
“陇南春”春常在
你心头一枝春
我心头一枝春

——感谢“陇南春酒厂”的美好友谊



以我的瞳仁之火点亮诗歌
世界从此在眼前燃烧
燃烧奥秘
也燃烧幸福

目 录

诗的梦幻与现实·····	匡文留 (1)
走向黄河, 走向土地·····	匡文留 (7)
诗之随想曲·····	匡文留 (12)
诗呵, 亦甜亦酸·····	匡文留 (19)
文留其人其诗·····	匡文立 (23)
注定这对现代才女是悲剧人物? ·····	林 柒 (25)
女性的“疯狂” ·····	王开元 (31)
黄河给了她奔涌的诗情·····	阮 梦 (37)
西部女性诗中的一株骆驼刺花·····	高 深 (40)
裸露·····	石 厉 (43)
就象一种魔幻·····	石 厉 (52)
对自身真实的皈依或背弃·····	匡文立 (55)
女性心灵的展示·····	董汉河 (59)
双重美·····	匡文留 (63)
写给文留第二本诗集·····	匡文立 (65)
爱的彻悟·····	周政保 (67)
关于爱情诗的对白·····	匡文立 (70)
文留的沙漠, 马和石头·····	张 弛 (74)
陇上一枝春·····	匡文立 匡文留 (79)
永恒美丽的是诗·····	匡文留 (97)

诗的梦幻与现实

——我的文学之路

匡文留

会写诗的小女孩

我稍一记事，父母便因高校院系调整，由北京到古城西安，又由西安到了大西北的兰州。当时的兰州，我恍惚记得，僻陋得几乎象个未完全开化的小镇。谢天谢地，我们居住的兰州太学，却毕竟是一块“乐土”——傍着蜿蜒东去的黄河，河对岸就是兰州市两大名山胜景之一的白塔山。而尤值得一提的是，我可爱的启蒙小学——兰大附小，座落在校内一处颇雅的园林——静观园的一隅。四季变幻的大自然的瑰丽，是怎样震颤了一颗敏感而多情的孩子的心呵！

母亲早年在日本学习音乐，同时又酷爱文学。我一年级的时候就成了省广播电台的小客人，清脆稚嫩的童音第一次从收音机里传出，那首天真的儿童诗“小弟弟，没多大，嘴里只长了两颗牙……”就是妈妈一字一句教给我朗诵的。

而父亲，则把他成天摇头晃脑吟诵的五绝七律小令慢词，拣了些易懂易背的，用毛笔写成各种条幅，挂满了我们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于是，什么“远上寒山石径斜”，

“春江水暖鸭先知”，什么“空山新雨后”，“墙角数枝梅”，不知不觉引我到了一个奇幻的世界。有一天，我和妹妹背完了“黄河远上白云间”，我似乎觉得“诗意”未尽，便口占“一绝”道：“泉水银珠千尺流，落红胭脂染飞舟”……念罢，我们二人笑作一团，自以为会作“诗”了呢。至今，文立还常以此事嘲笑我。

三、四年级以后，学校常派我参加省、市举办的少儿诗歌朗诵比赛。起初，总是由爸爸写诗稿，妈妈辅导。建国十周年那天，我也快满十周岁了。真巧，上午在市上一个什么礼堂朗诵了一首献给祖国的诗，得了全市“亚军”。回家的时候，路过盘旋路（这时我们住在“新兰大”，盘旋路则是当时国庆集会的中心），看到那些点缀在主席台、花圃、街道两旁的五彩缤纷的花束，那些兴高采烈的招展着的彩旗，那一霎时争先飞往湛蓝湛蓝的天空的圆鼓鼓的大汽球……我真想说点什么，有许多许多的话象要从我的嗓子眼里往外涌。不，这不是一般的话，是带着旋律的——是诗！

从这天，我开始写诗了。

不必说，歌德、海涅、白朗宁夫人、普希金是怎样在我的书包里，叫我几乎每天黎明咀嚼着一支美妙的韵味走向学校的；也不必说，《女神》和《大堰河》又是怎样同红领巾一起偎在我的枕边，给我无数个旋转着诗星星的梦。我的诗（如果那也能称为“诗”的话），开始出现在学校的小报和大黑板上，出现在一些小小的报纸上，老师和同学们戏谑地叫我“小诗人”。

然而，未来是不是真的要去采撷诗人桂冠上的红宝

石，却一直没有形成明晰的轮廓。因为，从初三到高一，我又酷爱上物理。我为自己设计了一个朦朦胧胧的辉煌的物理殿堂，当然，又总伴随着七彩多姿的诗的梦幻。

遥远而古朴的山林深处

也许，真正的诗情，是在那遥远而古朴的山林深处，那个至今仍时常在幽深的梦境开满五颜六色的小野花的山旖旎萌芽的。

有的人的童年是在不知不觉中结束的。继之而来的青春的花骨朵，究竟在哪一天，哪个时辰打的苞，怕是难以说清楚。而我的童年，却是因那个离奇而动荡的时代，在那么一个特定的日子，宣告结束。一九六八年十一月二十七日，月清风寒，北国特有的凛冽冬夜。我左肩挎个“红军不怕远征难”的草绿背包，右手提个棕色的小提琴盒，领着还完全是个孩子的妹妹（她还未满十五岁呀！）同一大群年龄相仿的孩子们一起，被冷冰冰的列车载着，驰向一个时髦但莫测的词儿——插队。

爸爸早已关进“牛棚”。妈妈为了“接受再教育”，被发配到陇东一个叫“百里”的小镇。什么“造反”呀，“串联”呀，“武斗”呀，终于走马灯般过去了。那么，我躲在冷冷清清、七零八落的家中，学的那些“俄语”、“微积分”、“古代汉语”，写的那些诗，不也终于结束了吗？硕大的钢轮撞击钢轨，不停地呻吟。我觉得脑子里空空如也，闪电般掠过的冷漠夜空涌满我冷漠的瞳仁

.....

感谢山林深处自由而清新的空气，感谢那个叫“下石

崖”的仅仅有十几户小茅舍的山村，感谢牧笛缭乱的古老得无法再古老的炊烟，感谢那些裸着古铜色上身、一口气担着两大捆麦翻越一座险峻大山的汉子们和野花般羞怯、质朴的山里姑娘，感谢一个同来插队的男孩子的浑圆好听的歌……原来，生活，并不那么冷漠。

用架在“噼噼啪啪”燃着树枝的土灶上的尺六大的铁锅煮成的半生不熟的洋芋包谷面散饭，有时竟引得人垂涎欲滴；从半山腰的云雾缭绕之中，大汗淋漓地背回一大捆木脂味喷香的柴禾扔在知青点的院门口时，弓成 90° 的脊梁猛然痛痛快快的挺直起来的那滋味，热泪会禁不住在眼眶内打转；而举着松明火把、伙同十几个土生土长的山里“儿子娃”“女子娃”深一脚浅一脚地爬过两座大山去赶看“样板戏电影”的情景，则又自是一番情趣；还有，为了贪吃“瓢儿”钻进树林深处，却让不仗义的漆树“咬”了一口，老乡们竟逼着你吞下一条可怕的黑蜈蚣，天！

.....

更多的，是痴痴凝望每夜准时挂上村外最高的山顶上一棵最高的青桐木梢的那颗最亮的星星，陷入深深的迷茫与追问：村口，有无数条小路可以通到山外不可知的世界之任何一隅，而我，将会走向哪一条呢？

诗——只有诗了——非但没有结束，反而象遏制不住的活泼泼的山泉，喷涌出满天璀灿的亮星，喷涌出牛蹄溅起的褐色芬芳，喷涌出山林悠远的绿油油的情思……啊，生活对所有的人都是那么公允、那么坦诚，你给予生活几分热爱、几分迷恋，生活便慷慨地回赠给你几分诗意、几分激情。

恐怕只能归咎于自己生性怯懦，要不，就得抱怨黄土高原的金城距离首都太遥远。否则，一个十八岁女孩子微妙的情感，也许会在那些激动人心的日子，同一批同代人的心声一起出现，而不至于化为翩翩黑色的蝴蝶了……

越过去，彷徨。前面是诗的现实

不知道别人在回忆往事的时候，会不会因为曾有过一段日月无光的苍白而痛心疾首。我，对此确有深深的感触。

插队回城，进了一个小得无法再小的集体小厂。没有同代人的理解，没有友谊，没有歌……接踵而来的，是世俗的没有丝毫幻想色彩的一五一十的生活——懂吗？就是指每个人必须脚踏实地的其中挣扎的那种生活的漩涡！——况且，那个年代的报刊，几乎被一模一样的虚伪与单调所充斥。一度，诗情泯灭了。

我在彷徨。文立却在奋进。

同胞姐妹往往具有不同的性格。我文静、内向，她自负、外露。十六岁就在外城独立工作的文立，似乎从来就不曾陷入彷徨和苦闷。她很快就看准了文学这座神圣的珠峰，并且脚踏实地的开始了迷人而艰辛的跋涉。

她重新点燃了我的诗情。

我承认，在文学道路上，我是幸运儿。拿起笔，正值神州大地万物复苏，意态缤纷。于是，一代人的苦闷、彷徨、觉醒与追求，从我的笔端涌出一股细腻而透明的溪水，汇入了汹涌澎湃的时代的诗之巨流。

八〇年，从第一首小诗被印成铅字，到很快得到诗坛

的承认，接着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甘肃分会，仅用了半年时间。

瞧，此刻，诗情——黄河，母亲一般深沉而隽永的诗情呵——正冲决了我思索的堤堰。让我献上一首诗吧，在诗的道路上慷慨地伸给我强健有力的臂膀的人，引导我苦苦寻觅诗人桂冠上的红宝石的启明星！

未来，永远是诗的世界

起初，我不理解，诗，竟也会痛苦地折磨人。我仿佛钻进了一个蓊郁葱茏的诗的大森林，又仿佛面临着一片浩渺无垠的诗的海洋。好象有写不完的词藻，写不完的意象，写不完的素材。我沉浸在诗的陶醉之中。然而，我错了。

几年来，我在全国、省、市多种报刊上发表了三、四百首诗。真是一首比一首写得艰难，一天比一天倍加感受到诗的折磨。

退缩吗？不少文友相劝：改行吧，小说散文比诗吃香得多。我却如何能舍得？！我早就迷上了诗。真正地迷上了啊！我的朝霞里不能没有诗的云缕，朦朦胧胧的丁香丛中不能没有诗的幽馨，落日燃烧的地平线上不能没有诗的光焰，星光翻涌的黄河浪尖不能没有诗的璀璨……纵然通往悬挂诗的硕大的红宝石的塔尖一路铺满荆棘，我还是要象艾丽莎一步一个脚印走过荨麻小径似的，往前，往前

.....

未来，永远是诗的世界。

1986年5期《甘肃青年》

走向黄河，走向土地

——我与文学

匡文留

我傍着黄河长大。对于我，它的存在那么自然，那么必然，因而也太平淡了一些。何况，水，无论奔流，还是宁静，涓滴还是浩大，又那么经久不衰地为人类所瞩目，所歌咏。“大海，自由的元素”，“伏尔加伏尔加，母亲河”，桨声灯影，死水朝露，野渡无人，大江东去……抄着它们，背着它们，目光是飘飘渺渺地寻找着那不属于自己的远方。黄河，在身边不息地奔腾，在你生存的土地上昼夜喧响的黄河，却久久地被漠视，被忽略着。

甚至在读到“黄河远上白云间”，“黄河之水天上来”的时候，心目中也并不曾意识，那说的便是你也曾弄过水花、你也曾捡过石子、你日日听着、看着的黄河。

许多年后，我在文学的迷津中跌跌绊绊，摸索、苦恼和困顿。我想起了少小时飘飘渺渺的向往，诗中与歌中那些千姿百态的水，水中折射出的遥远而神奇的世界，以及——我假傍、吸吮又久久薄待的黄河。

你可以换一个字眼，叫它——生活。黄河却深挚，宽厚。

那一年，我从插队的地方回来——不是每次那样匆匆地来而又去——病退，一个不响亮然而实实惠惠的名目，

三五斤的小铺盖卷，磨出了毛边的黄挎包，一身寒酸又一身轻松。其它的，和“老插”生涯一起，永远撂在了那天高地远的小山村。下火车，正巧翻修马路，汽车不通。我不在乎，大步往家走，觉得哪怕这么走一辈子，也比回头看一眼强。我脚下，再坑坑洼洼吧，总归是从小就走着的、城市的街道。

该过黄河了。望见那显得灰濛濛的大桥，我毫无感触。走过多少年？多少次？坐车，骑车，步行。回来了，就是不必再离去，再蜷在火车厢里混票，再爬那些爬也爬不完的一架架山，再担水、砍柴、烧洋芋、包谷面散饭和哭泣。我只知道这一样，有这一样就够了。

桥上正交通阻塞。大大小小的车辆排成长阵。许多脑袋伸出车窗，喊叫、咒骂。我在车阵中穿行，忽然，从一辆吉普里看见了一张熟面孔。那面孔冷冷淡淡，带着种俯视的意味。甚至对我怜悯地笑了一笑。

我的高中同学。早就听说她进厂不久便当上了革委会副主任。当然，这和她能进入那家牌子显赫的军工厂一样，全靠了家庭的显赫。我以前并不羡慕。甚至可以说心怀鄙弃。不过，干吗要如此相遇，相遇在此刻呢？对比，总是效果强烈的，何况这对比本身就过于强烈。

我把脸掉向一边。黄河，黄河便在我眼前流着。动动荡荡，浪浪相催，流得叫人心乱，心惊。这感觉是第一次。朦朦胧胧地，感觉到，我回来了，可有什么确实是流走了，再也回不来了。

正值九月，河面很雄壮，很阔大，河水是浑浊的，汹涌的。

河仍然是少年黄河。不管你一无所有地去，又一无所有地来，也不管你失掉了什么。

我第一次感到茫然，感到悲哀。以前，也许是顾不上，也许还不到懂的年岁。

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〇年，第一次感觉到那身不由己浑浑噩噩的奔波沉浮，其实空空如也。

我突然有了危机感。前途的危机感，年华的危机感，人生的危机感。

那个门门功课都要占上风，整天价做着清华、北大之梦的高中生的灵魂，仿佛在这一个瞬间，复苏了。

当天晚上，我含泪写了一首姑且称之为诗的东西——《致黄河》。

写过，自己吟诵一番，激动一番，便塞进抽屉深处。很快落上了厚厚的灰尘。不久，自己也忘了。连同写下它时活生生的激情和感受。

我大约从来就不是很有定见、很有自信和毅力、打算并能够做生活主人的人。父母的乖孩子，老师的好学生，倘若不来动乱，我如此而已。要做到这个，就得争一百分，就得有把握升入理想的高中、大学，还得争取进步。目标也许算不得很低，却明确单纯。我大约只有奔着这种由别人指定，并且明确单纯的目标的能力。目标没有了，我也就不会迈步了。

何况，生活实在远比想象的更沉重，更匆促，打着旋。一切都是瞬息，小的得失和大的悲欢。我想我在没边没沿地沉下去。

直到一九八〇年，我考入了兰州大学夜大学中文

系。

十年。我再一次在黄河边伫足。

和许多同代人一样，文学并非我的初衷。历史甩掉荒谬的一段，接续起来，生命中荒谬却甩不掉。自然科学之梦和年华一起遥远、完结。偶然又必然，我写起诗来了。

头一次作“诗”，是在上小学之前。曰“清清的河水往下流，白云下面小鸟飞。山上花开一朵朵，无边草地绿油油。”信口吟来，镇得妹妹满脸敬畏，崇拜不已。

那时父亲用宣纸录了唐宋绝句，成排挂在墙上，教我和妹妹念。念过几首，于是相信自己也作得。

小学三年级，我自己动手编了一本连环画，用彩色铅笔涂出仙女，王子，河神和魔鬼，再配上文字说明。说明也是“诗”，大抵“清清的河水”一类吧。妹妹是我第一个读者和批评家。

这花花绿绿的小玩艺后来作为礼物郑重赠给了亲戚的孩子。早失落了吧。

上中学，正式读了几本诗集，也开始“正式”地学着写将起来。长工闹革命，地主变天账，身边活雷锋。也懂得投稿和发表为何物了。写了便投，天上地下乱寄一气。终无下文。倒也不特别沮丧。重理轻文，正是时代风尚。数理化才是实力，是事业，是前途的保证。而这方面，我挺有底气。

然而终归转回来了。

我向来觉得自己“文运”不怎么样，甚至可以说是“蹇”。一种只能如此的选择，无所谓选择的选择。并非初衷，也未必是归宿。不过，确实有那么点“夙缘”在。

再说，生于那么个时代，总要回顾点什么。逢到这个时代，总该做点什么。否则，真是虚掷了过去，又对不起今天了。

——你的笔力纤弱。

的确。纤弱。

——你的感情空泛，视野狭窄。

的确。空泛，狭窄。

——你懂得力度，懂得开掘，懂得深厚，找得到石破天惊的意象和前无古人的表现吗？

我……不大懂；我苦于寻找。

的确，的确，的确……

天份？才力？思想？气质？

我深深困惑。我缺少的太多太多。

然而，让我再一次走向黄河，走向黄河流过的那大片的土地吧。

曾经忽略，曾经漠视，曾经忘却。

也许还来得及。

这是少年黄河，这是中国西部广袤厚实的土地哟。

1987年3期《飞天》